

诗心 言语

在团石湾

晓雨花石

水纹把天光浣成一件巨大的蓝衫
身着小袄的奶奶在梦中洗菜

卵石在水面苦练轻功
于亿万中,我感动一尊祥瑞

白鹭尖喙触碰云朵
竹篮盛满初夏的枇杷

浣衣声惊醒了我的童年
谁家木桶晃悠悠

拨出三两颗青柠味的夕照
晚风翻动采沙船的汽笛

水芹与菖蒲窃窃私语
春汛已漫过指缝

看那钓竿轻点水面
牵起整座湾的碧绿筋络

桅子花初绽 三角梅化蝶
所有涟漪开始倒流

待到炊烟爬上心头
熏光给竹筏镀上蜜色

那湾不停转动的澄澈里
水纹又绣出新的传说

与茶为友

汪东福

我的田园归于群山
我与茶朝夕相处
因为亲切,我的目光肆意生长
我在水的清净里
写下一些美好

灯光在杯中游离
一团火焰终于沉寂
它们燃烧的时候
始终没有说话
它有一段故事,延续至今

茶是我的朋友
确切说,是知己
它知道我的心事
烦闷或者快乐
在汤色里一清二楚
犹如美酒,沉醉于往事
一晚上的叙谈被月光漂白
心灵之窗打开
茶,这么美丽

雨弦

乔志兵

我驻足,闭眼
听雨、听风、听音乐
听岁月在耳畔低语
那旋律里有奶奶晒过的棉被香

整个黄昏,谱成一首无字的歌
小雨未停,风仍不止
风,是隐形的指挥家
拨动雨丝,摇动枯枝
轻轻敲打着秋的眉梢

风把思念吹散,又聚拢
吹向湖面,吹向溪流
吹向山那边,那座空寂的亭台
奶奶曾坐在亭里向我招手

流金 岁月

巨化电大往事

汪志勇

巨化电大始建于1979年,为巨化及周边单位的年轻人铺就了一条学历提升的阶梯。上世纪90年代,想进电大深造,必须得到单位同意,否则只能望校兴叹。我有位同事,担心车间主任不批准,特意找到车间书记,总算拿到了那张关键的同意书,才得以如愿入学。

那时,班组里的年轻人若想向上走,大专文凭是块重要的敲门砖——没有它,连单位内部招聘的报名资格都没有。那位同事曾说过一句大实话:家里没背景的人,想要找个好工作,读书几乎是唯一的路。事实证明,巨化电大确实改写了不少人的命运。我自己也曾是这里的学生,当年在楼道里擦肩而过的同学,若干年后很多人实现了职场提升。

读电大还有个意外收获:给年轻人创造了认识异性的机会。化工企业向来男多女少,以前又没有微信这样便捷的社交软件,读夜校便成了一举两得的事。若在巨化的中老年人里做个调查,肯定能挖出一

些因电大结缘的夫妻。当然,也有初见投缘、深入了解后却不得不分开的。我就知道两对,男方起初被女方的容貌吸引,了解后发现对方比自己大好几岁,只能忍痛分手。这放在当下不算什么,但在2000年前后的巨化,男士们大多只愿接受大自己一两岁的伴侣。

电大的老师里,除了班主任,大多是厂里的专业技术骨干或巨化技校的教师。有两位老师让我印象尤深:一位原本在浙西分校任教,但他觉得技校工作更轻松,便调了过来。不料后来浙西分校划归地方办学,那里的老师都成了事业编,待遇远胜过仍属企业编的他。为此,他总免不了发几句牢骚,懊恼自己之前选错了路。另一位老师,我写毕业论文每次打电话请教,他都会挂掉手机,改用座机回拨;要是身边没座机,便索性不回。

还有位老师,若干年后竟和我成了同事。在校初见他时,他戴着眼镜,身材瘦高,俊朗清逸;再见面时,已是头发稀疏,我一时竟没认

出来。

同班同学里,有位即将告别工作岗位的师傅,至今让我费解。大家读书都是为了拿文凭、谋机会,都快退休了,为何还要来上学?这个疑问,我至今未解开。

除了学历教育,巨化电大的另一大功能是承担厂里的技能培训和安全培训等。一楼有间大教室,得先上一段楼梯,再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我读学历班时没在这儿上过课,因厂里的培训,多次走进这间教室。这里的安全培训尤其多,有位瘦瘦的外聘老师记忆力惊人,讲课从不看课件,总能滔滔不绝讲上很久。我还在这里学过急救知识,拿到了一张急救证书。2018年,我在这里讲过一次课,是我唯一一次以“老师”的身份站在电大的讲台。有几年巨化作协搞活动,请来外面的名家授课,也常选在这间教室。

最近突然听说,巨化电大旧址即将改建成4S店。一个承载了无数人青春与梦想的地方,即将以全新的面貌存在,想来不禁让人唏嘘。



秋信

胡江丰
摄

凡人 世界

云外

胡菊仙

儿子提前帮我订好机票,说长假有时间带我出去看看世界。我这命如路边草一样的人,第一次受到这样的邀请,感动得热泪在眼眶中打转。

受天气影响,航班晚点了。等到暮色四合,又等到20点40分,终于登机了。在登机梯上,我抬头仰望,空中高高挂着玉盘似的月亮。我想着今晚我的视线会追着月亮,可在机舱坐定后朝外面张望,什么也看不见。机舱内的亮光使窗玻璃成了镜子,朝外面看,只映出自己清晰的影子。我耷拉着脑袋暗自叹息,可惜这么好一个靠机翼的位子,看不到机外的风景,旅行就少了些意义。

广播里说,旅客们注意休息,现在进入夜间模式。机舱内的光线瞬间变暗,窗外黑黢黢的天空显现出

来。我朝上寻找月亮,在这个角度,看不到月亮也看不到星星。机翼下的衢州,灯光五颜六色,亮点连接成横的、竖的、方的、圆的,有的形似八卦阵图,有的形似龙凤呈祥图案,仿佛地图被点亮了。

飞机越飞越高,浓浓的雾气模糊了人间灯光璀璨的美图,接着,厚厚的白云如棉被一样裹住了地表,只透出柔弱的黄色光晕。此时,飞机已在云外,天空还是黑暗,露出几点星星,还是那么遥远。我全神贯注盯着窗外,眼下全是云,云似乎成了地面,飞机离云层已经很远。令我意外的是,前方来了更厚更大团的云。穿过大白云,又来了黑压压山一样的乌云。原来云外还是云,天无边。等到飞机下降穿出云层,下方显现出五彩斑斓的

深圳“地图”。

我小时候在山上砍柴,总是想多挑些回家。下山的路弯弯绕绕,田埂路纵横,我哼哼唧唧用尽吃奶的力气挑着柴赶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天上飞机尾巴后面留下的那条白道直接架到我家,能把我和木柴像车水一样车上去,到家时我再滑下来。后来,煤气取代了木柴。

我十八岁的时候,别人都有自行车。看着别人从我身边骑车飘逸而过,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现在,汽车“淹没”了自行车。

当然,现在我也有新的愿望。

人活着,愿望跟苍穹一样无止境。我一直以为云在天边,跨上云霄就是尽头。原来,云外无尽头,就如社会发展的潮流,滚滚向前。